



鍾 祺

新 詩 月 報 社



星海詩叢之五

英雄讚

鍾 祺 著



新詩月報社

一九六八年八月・新加坡・

英雄讚

作者：鍾 祺

出版：新 詩 月 報 社

10-A Commonwealth

Crescent Singapore 3

發行：學 習 書 店

909 Upper Serangoon

Road Singapore 19

TEL: 83523

印刷：新的印務公司

TEL: 645182

定價：\$ 0.80 1968年8月

目 錄

1■自序

1■英雄讚

10■獅城的傳說

12■你早 文化的城

15■友誼的花朵

18■教堂和禮拜者

20■流浪行

22■新蒿里曲

25■都市三重奏

27■召喚

29■獻給阿非利加

32■三朵花

33■致哥打丁宜瀑布

35■金馬崙雜詩

39■靈感的死亡

40■空中的約會



42 ■ 越南組詩

54 ■ 梅花

55 ■ 二十世紀的陶潛

57 ■ 給孩子

59 ■ 歲末感想

60 ■ 縫衣曲

62 ■ 短笛無腔信口吹

66 ■ 後記



自序

1

假如我們不是冥頑的人，當此思想的激流從世界的每一條港灣傾瀉到現代的大海，而匯成一片無邊無際的險惡的驚濤駭浪的時候，我們不能不有所思考；而當這思想反映到意識形態的文學藝術，特別反映到詩歌創作的範疇的時候，作為一個詩歌的愛好者和工作者，我們更應該有所深思。

當前思想界的衝激實在也太巨大了，這種衝激，使詩歌的小小宇宙，也顯得風雲震盪。

自從新詩正式誕生以來，馬華的詩歌，儘管曲錯綜，而匯入海洋的，總是現實主義的主流，那種居於不可挑戰的地位，數十年猶如一朝。然而，最近以來，作為世界性的異端者，却乘我國詩歌趨於低潮的時候，大舉入侵，他們打起繪着卐字的旗幟，提倡自我，鼓吹玄想，在沙灘上築起七寶樓台，參禪膜拜，蠱惑着那些一時在人生的霧障中迷失了方向的空虛而脆弱的靈魂，遊於「極樂」的幻境之中，自以為獲得了大自在。

他們虛偽地鄙薄詩歌作為一定的思想意識服務，

却樂此不疲地把詩歌當作一首舊世界的鎮魂曲，把詩歌當做他們心中的「神」的讚美歌，他們生活在現實的世界上，却把頭鑽進希臘的神廟的廢墟中，夢想着諸神的幽會。他們完全忘記，凡無愧於詩人的稱號的，應該是一個堂堂正正的公民，他應該對國家，對社會負起一份責任；假如他能够，他還應以世界的公民爲最終的目標，毅然把號角向全世界吹播。

2

異端者對於堅持詩歌合爲時而作的現實主義者一貫的誣蔑，便是所謂「口號」，所謂「尾巴」，他們不承認現實主義的詩歌有藝術性的存在，大言不慚地以爲只有體現了弗洛伊德的流毒——那種見不得陽光的潛意識的活動才是唯一的藝術。要粉碎這一派胡言亂語，最好的武器便是創作出更多、更好的現實主義的詩歌。

然而，事實也不容諱言，現實主義的詩歌在原有的土壤中開不出更美好的花朵，因爲我們的土壤實在也太貧瘠了，所以造成這種現象，原因是一些從事現實主義的花朵的培植者，或者因爲惰性，或者因爲存在某種偏見，他們不想或者不敢給那些貧瘠的土壤加上一些肥料。如果出於惰性，那是容易加以克服的，但對於那些存在着偏見的人，要克服這個缺點就比較困難。他們一直以爲，如果給泥土加上肥料，將會使

長出來的花朵變成一種人工的，畸形的東西。即是說，他們對於詩歌的藝術形式抱着一種天真的想法，以爲現實主義的詩歌應該是赤裸裸的東西，如果談到藝術技巧，談到表現手法，他們馬上會聯想到形式主義，而形式主義是絕對應被排斥的，因此，他們寧可數十年如一日地嘗着糟糠而甘之如飴。在饑饉的時候，在特定環境裡，糟糠也有它的價值，但那畢竟是一種緊急時期的糧食，我們絕不能貪之無厭。當緊急時期過去之後，當我們有條件產生比較理想的糧食時，我們必須生產更有營養價值，也更有滋味的東西以代替過去那些僅爲充塞饑腸的糟糠。遺憾的是，有些人正缺乏這種自覺，因此，我們的詩歌藝術，依然停留在抗戰以前的水平，自由詩依然幾乎獨沽一味。而寫詩的人，以爲只要思想正確，於是，把那種正確的思想自由地寫成一行行就成了，他們根本不知道什麼叫做詩，也不想仔細地體會詩的固有的特點。

我以爲，詩，應該有詩的內含，它是一種思想與感情奇異的合金，比鋼更堅、比金更純、比鑽石更閃爍。它不是一些枯燥無味的文字的堆砌和排列，它不是一些衆人皆知的事件的重複。因此，詩雖然是現實生活的反映，但它必須比現實生活更概括，更集中，更有典型性。所以，寫一首詩，單單有正確的思想是

不夠的，正確的思想只是詩的基本條件之一，但不是全部的條件。一首稱得上出色的詩，它必然使人感覺到它不僅僅是一件完整的藝術品，而且是前所未有的獨特的東西，它不可能屬於從前和現在任何其他詩人的東西，而只屬於寫出它的詩人自己所有。爲了要做到這一點，當詩人在進行構思的時候，除了考慮到思想主題之外，同時也應該考慮到藝術形式，儘可能以一種新的、最適當的形式去表現自己心中所要告訴大家的思想內容。在這一原則之下，我認爲一個詩人，應該對各色各樣的形式加以試驗和創作，每一首不同的詩，都應該在不影響思想主題的前提之下，賦予各種不同的形式。

我們知道，古代的大詩人，他們都在特定的歷史條件之下，從事各種形式的詩歌的創作，他們寫五言絕句，五言律詩，七言絕句，七言律詩，五、七言排律以及各種雜言的歌行樂府，甚至同時也寫了許許多多的不同調子的詞曲，從而形成歷史上最光輝顯赫的盛唐。當然，歷史是發展的，今日的世界永不同於昨日的世界，所以我們有責任去創作一個全新的，縱使是小小的盛唐。

3

何處有生活，何處有詩，但所謂生活，並不是日常的繁瑣的細節，而是那些不斷在運動着、衝突着、

發展着的震撼人心的真實的圖景，只有把那些真實的圖景本質地攝進詩篇中，我們才可以說，我們已經反映了生活。只有那些異端者才害怕生活的真理，他們永遠蜷縮在陰暗的角落，發着夢囈，數着靈魂的虛無。而作為一個有良知有責任感的藝術工作者，他應該胸懷壯志，關心祖國，放眼世界，時時刻刻傾聽着現實，觀察着現實，遣人間萬事，盡上筆端，把樂府翻新，把真理謳唱。如此，生活才成為真正的藝術的泉源。由於這一點自覺，我不再像過去那樣，困守在抒情的小天地裡，放手試寫一些卽事詩。所謂「卽事」，看似新奇，其實也來源有自，中國古典詩歌的樂府部份，也都是「卽事」。而我看今日的新詩，只有走上卽事一途，才有比較寬闊的疆域。

今天，一切形式主義的詩歌所以完全僵化，就是跨不出「抒情」的框框。當然，我的意思，並不是說抒情詩完全不好，如果抒的是意氣風發、豪邁激昂的情，仍應值得珍惜。而形式主義的所謂「抒情」，所抒的却是舊的腐朽的情，變態而虛無的情。

是的，卽事詩的生命是永遠壯健，永遠活潑的，它的翅膀輕盈，無遠弗屆；它的瞳子如隼，無不一擊中的。古今許多稱得上偉大的詩人，莫不是此中的能手。他們碧海掣鯨，從容自若；大斤運風，未失分毫。只有把技巧鍛煉到這種境界，心到手到，才能寫

出值得傳誦的卽事詩。

我自己雖然曾以這一點自勵，但因個人思想水平和藝術水平的限制，事與願違，但我想這無碍於借出版這本集子的機會，把自己的一點不成熟的意見提出來，作爲此後學習的軌道。

一九六八年五月廿日



英雄讚

米開蘭基羅

羅馬昔日的王侯於今何在

米開蘭基羅 他們於今何在

而你的聲名却至今傳揚

米開蘭基羅 你的聲名却至今傳揚

羅馬的歷史屬於你 羅馬的光榮屬於你

你的彩筆 開拓了人類心靈的新世界

只有但丁和達文西 可以和你

並稱為真正的羅馬人

米開蘭基羅 世人是懦怯的

他們怕於仰望 那站在面前的

藝術家巨大的形象 因此

以糟蹋天才作為他們的慰安

但是 米開蘭基羅 藝術家的營養
並不是貴人們剩餘的物質
哺育着藝術家的糧食
是熱烈的希望 是堅強的信仰

海 涅

德意志的叛徒呀
你終於被祖國放逐
難道不是罪有應得嗎

一個良好的公民你不做
却詛咒祖國 詛咒上帝
詛咒至高無上的國王

並且嘲笑神聖的法典
嘲笑炙手可熱的權貴
以及滿臉福相的富商

別人巴結還來不及的大人物
你一概地輕蔑 仇視 因此

你的詩 難道不應被禁止

你枉自宣揚什麼自由 民主

枉自同情織工 同情黑奴 ①

他們 可曾拯救你悲慘的命運

你這德意志的叛逆

巴黎街頭的流浪客

你的信仰 注定了你一生的不幸

呵 至死不悟的海涅啊

只要你的豎琴爲國王彈奏

不怕沒有高官厚爵的恩賜

可是 你寧願在「被褥的坟墓里」②

高唱着 「我是劍，我是火焰！」

註一：「織工歌」和「黑奴船」，皆爲海涅的名詩。

註二：海涅於晚年患了手足癱瘓病，八年不能離開床第，故其自嘲爲「被褥的坟墓」。

裴多菲

讓「民族之歌」①向全世界傳揚吧
使那些仍舊睡着的人們
知道什麼叫做痛苦與恥辱

裴多菲 你的豎琴 你的寶劍
給匈牙利贏來了光榮 贏來了勝利
雖然犧牲了你年青的生命

對愛情忠貞 對祖國忠貞
世界上曾經有過幾個人
而且是一個戰士 一個詩人

裴多菲 你的「最美麗的詩」②終於完成了
那用鮮血寫成的輝煌詩篇
教育着所有被壓迫的人們

註一：「民族之歌」為裴多菲重要的作品之一
，作於一八四八年三月一日，詩篇以熱
烈的激情鼓舞匈牙利人反抗當時奧國的
壓迫。

註二：裴多菲的作品中，有一首題為「我的最美麗的詩」，詩人在這首詩中，說這首最美麗詩還不會寫。而所謂最美麗的詩，就是指以死亡去反抗奧國的壓迫。結果，在一次戰爭中，詩人終於壯烈地犧牲了。

莫札特

就是再過一千年
我仍要向維也納抗議

她以諂媚的嘴臉
迎接外來的客人
但對於自己的兒子
却不知道培養 扶植

可是 莫札特 痛苦和貧窮
並不能消磨你強韌的意志
你不停地為同胞唱着歡樂的歌
直到死亡突然來臨的時刻

就是再過一千年

我仍要向維也納抗議

希克梅特

希克梅特 你土耳其英勇的旗手
在那黑暗的圍氛中 你高擎着烈火的旗
引導着你的同胞——全世界被迫害者的兄弟

希克梅特 我們記着你
還因為你是一個出色的歌者
你的歌 使我們得到鼓舞和教育

希克梅特 你的歌令戰爭販子們喪胆
他們怕你 恨你 因此他們囚禁你
却又震驚於你歌聲中挾着的霹靂

今天 爲了不許出現第二個「廣島的女兒」
爲了民族的自由 爲了土耳其祖先的令譽
你親愛的同胞們 正在蔑視槍彈 譏笑牢獄

今天 從土耳其人民身上流出來的血

正燃燒着你革命的詩篇
正標誌着被壓迫者的勝利

土耳其一定會站立起來的 希克梅特
她和世界上所有被侵略的民族一樣 確信着
那一面由你高擎着的烈火的旗

一九六〇年五月

附註：希克梅特，土耳其現代詩人，曾因出版
一本詩集被判處徒刑廿五年，後經各國
文藝界的熱烈聲援，才改為十二年，在
獄中，他仍寫了許多革命的詩篇。第二
次大戰後，他以廣島人民的悲慘命運，
寫了一首題為「廣島的女兒」的詩，控
訴戰爭販子們的罪惡。

屈 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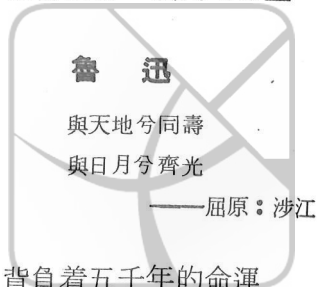
汨羅江沉沒了千古的堅貞
魚龍呵護着不朽的詩骨

就是傾盡全世界的泥濘
也不能令清流污穢

一個光輝的理想
生命比日月還長

芳草雖已枯萎
但種子却布於四方

詩人的名字不是寫在紙上
它寫在每一個人的心上



背負着五千年的命運
在刀叢與毒焰里你昂首向前

一個偉大的信念有如磐石
燎原的野火起於星星的一點

胸膛沸騰着軒轅氏的血
把刁首擲向蚩尤的心

在漫長的黑夜里
你給人們指示那顆燦爛的啓明

寫於魯迅逝世七六週年紀念日

貝多芬

萊茵河給你以無限的樂思
你壯大了萊茵河無限的聲勢
對藝術掬出全心的赤誠
對命運作最頑強的鬥爭

呵 無論在月光下的河畔
或是在英雄立功的戰場
你的樂章 像噴泉
永遠洗漱着人類的靈魂

貝多芬 你不是日爾曼所獨有
你屬於西方 也屬於東方

獅城的傳說

且讓時間回到五百年前
那時候有一個傳說
一位出來狩獵的帝皇
他發現了一個奇跡

有一隻雄壯的怪獸
長着一身茸茸的金毛
牠展開如風的四個蹄子
在這荒島上跑着

帝皇問他的侍從
「這怪獸叫做什麼」
「獅子」侍從隨口回答
從此荒島便有了英雄的聲名

如今帝皇已經滅跡

獅城的英名却永遠傳揚
因為有千萬新的獅子
不斷地在這島上生長

百獸之王是不可馴服的
今天牠困守在陷阱裡
明天牠將奔馳在世界的疆場
牠 有的是一股掀天的力量



一九五九年七月

你早，文化的城

站立在清晨的高崗上
雲南園的景色在我的腳下展開
縱目眺望四周的遠處
空闊的世界擴展了我的胸懷

連綿的烟雲覆蓋着山野
沁涼的曉風拂過蔥翠的樹梢
而山外寧靜的海灣上
升起了一輪火紅的太陽

你早 舒展在萬山之中的文化的城
你不就是巨人生活在群眾之中嗎
你慈惠如一個聖哲
給愛你的人以知識的供養
而英勇又像一個戰士
堅守着民族精神的孤城

你就是這麼偉大而神奇

可親又冷峻啊

你早 文化的城

你是人類智慧的佔有者兼傳播者

像那勞苦的農人

把土壤留給自己

把穀粒送給人們

你早 文化的城

今晨 陽光為你照耀

空氣為你播着露水的清芬

還有千萬隻粗壯的手在伸向你

為你獻出全心的赤誠

你早 文化的城

以及給精力的衝進所催醒的

青年的心 你們早啊

從白天到黑夜 你們從不知疲倦地

為人類的幸福田園而耕耘

哦 我彷彿聽見和平之歌在耳鼓喧響
彷彿看見朵朵的歡笑閃爍在眼前
它們是何等令我嚮往啊
是的 我確信
那將在年青的心中醞釀 完成



一九六〇年一月

友誼的花朵

1



你好
美麗如翡翠帶的國土
你好
曾經誕生人類的光榮
詩人卡里·安華的國土
你好
曾經升起熊熊的和平聖火的國土
你好
來自這國土健康的人民

英勇的印度尼西亞啊
已經是多少歲月 你莊嚴的名字
感召着我親愛的祖國

你兄弟之邦——馬來亞的人民
藝術的印度尼西亞啊
今天

和平的天使 你的人民
從馬六甲海峽的彼岸
架一道七彩的虹橋
翩翩地

落在這曾經像渴者凝望雨雲
響往着你的英勇和光榮的
我的祖國

2
一千顆心同着鞭炮開花
燈籠和彩帶同着音樂起舞
掌聲是震天的禮炮
熱情是大海的狂潮

歡迎
和平的使者
歡迎
藝術的女神

呵 這禮物

是多麼貴重啊

這禮物

是多麼地感人啊

這禮物

不是金銀

這禮物

不是珠寶

而是你藝術之國的

勞動人民友誼的花朵

今夜

這友誼的花朵啊

在每一個心的園圃中

燦爛地開放

請你們——親愛的朋友啊

也將這燦爛的花朵

移植到

美麗的印度尼西亞的心的花園中

一九六〇年

教堂和禮拜者

當晨禱的鐘聲敲起的時候
這沉寂如墓地的教堂
頓然又有幾分生氣了

它以潰於撒謊的口似的大門
吞進了幾許精神病患者的仕女
從大風琴流出來的讚美歌
催眠了那些空虛的靈魂

這裡是好身世的青年社交的場所
這裡是少女們招展衣飾的地方
而那些販賣罪惡的人們
却從懺悔中獲得了資本

聖潔的是那一柱發光的蠟炬
在幽暗的祭壇上 亘古地

洞照着一切的貪婪



流浪行

以陌生而飢餓的眼睛
對着這塗着脂粉的城市發狠地死瞪
你的腳步沉着而躊躇
滾燙的柏油路灼痛着你的足心

這是曾經孕育你的土地啊
但它却把你拋得那麼遙遠
只有在一切的市聲死去之后
你才噙着淚水偷偷地親她一親

現在 你又在找尋白天失去的美夢吧
你又讓睡魔舐吮着生活施予你的毒劑吧
對對的車燈如同百獸的眼瞳
夜風吹翻着你破爛的衣服

明天 司閻的印度人將比晨鷄更殷勤

他會把你從這廣廈的石階石上吵醒
於是你那陌生而飢餓的眼睛
又將對着這塗着脂粉的城市發狠地死瞪



新蒿里曲

他死了 他是死在
畢生的疲勞與寂寞里的
他是一個新加坡河上的苦力
他曾以
赤膊的背脊
負起一絮絮的膠片
和一包包的米
（負起這土地的命運）
然而
他死了 他是死在
畢生的疲勞與寂寞里的

他曾在
一支昏黃的電燈光下
出神地對着
從他口中飄出來的

劣等紙烟的烟霧
或是躺在
潮濕牆脚下
一張陳舊的布床上
獨自喘息

他 也許是正在思量
那兩條顫抖的腿
再能幾次
撐住那三百斤的重壓
那一對時常發黑的眼睛
再能幾次
認清那傾斜而窄小的跳板
然而 他不許自己爲這個担心

他生來就是一個新加坡河上的苦力

今天
他死了 他是死在
畢生的疲勞與寂寞里的
在彌留的片刻

沒有一個爲他慟哭的兒女
也享用不到一柱香 和幾張紙錢

他死了 他是死在
畢生的疲勞和寂寞里的
而送葬着他那不幸的一生的
只有這些暗淡的詩句
和新加坡河無語的嗚咽

註：蒿里曲，爲古代庶人的輓歌

都市三重奏

1 晨

清晨 都市像個遲睡而貧血的婦人
揉着惺松的睡眼 打一個長長的欠欠伸

殘脂是剝落的牆垣
慵腰是慵倦的街巷

只覺得睡意格外地濃
只覺得眼皮有點兒浮腫

清晨的都市是貧血而慵倦的
像婦人對於夜生活過份地放縱

2 午

太陽是火 大地是屠場
夾着灰塵的熱流沿着街道遊蕩

它對每個人都表示親熱
車夫 小販 以及失業的流浪漢

只要你是生活的犧牲者 它便歡迎你
以細菌釀成的愛情 以死亡的糖
太陽是火 大地是屠場
挾着灰塵的熱流沿着街道遊蕩

3. 夜

夜的市街是一道長河
汹涌着陣陣汽車的波浪

而且
浮泛着奢侈
浮泛着貧窮
浮泛着色和光
浮泛着人的意志與慾望

然後 把一切淹沒
然後 把一切埋葬

召 喚

我昂首闊步地在馬路上走着
幸福的响往在召喚我的心
於是我對行人 房屋 天空和樹木
生起了一種親切的感情

誰能够想像 一個夜晚如一個世紀
令初次登岸的人也要吃驚
今天 每個人都謙恭有禮
每個人都笑臉相迎

燕子一早就在電桿上舞蹈
歌兒也唱得特別好聽
車輛和輪船的汽笛也懂得節拍
一唱一和地競相奏鳴

打掃街衢的印度兄弟也異常殷勤

他把敗葉和殘花掃得那麼乾淨
太陽從碧波上姍姍來到
蔚藍的天空飛着朵朵的白雲

我的腳步更快 更輕
我的胸膛也更加直挺
我對這土地的一切景物
有着無比強烈的愛情



一九五九年六月

獻給阿非利加

1 獵人的潰退

在那黃昏的地中海上
白種的獵人們在哭泣
因為那些奴隸船上呀
載回的是羞恥和空虛

斷了的鍊鎖也在埋怨
怨埋奴隸們的暴力
船艙裡再也沒有了呻吟
只有陣陣淒涼的哭泣

2 黑暗的大陸不再是黑暗

啊 你曾經是黑暗的大陸
你巨大的吼聲震驚了天地

今天 地中海的海水
洗去了你奴隸的記憶

陽光透進你原始的森林
除盡那些山嵐與瘴氣
剛果河歡騰着一片笑聲
一塊泥土是一塊糖蜜

3. 我的歌

起來啊 阿非利加
你健康而英勇的土地
起來啊 黑兄弟們
驅逐你們祖先的死敵

你 德意志的偉大歌手啊
你熱烈的歌我全牢牢謹記
但是 我如今有一個要求
讓我把黑奴船這首歌忘記

一九六〇年八月

號角與短笛

林瓊詩集「並蒂蓮」代序

曾有這樣的詩人
把詩歌當作號角
於黎明的山巔上
吹起時代的號聲

也有這樣的詩人
把詩歌當作短笛
對着親人和鄉土
奏着親切的心音

時代的號角熱烈
親切的心音溫馨
讓我們追求熱烈
讓我們享有溫馨

三朵花

在一座剝落的危樓上
在一間侷促的房子里
一盞光綫暗弱的油燈
照着三個姑娘的臉龐

她們的臉上一片安祥
眼瞳閃着幸福的輝光
就像三朵鮮麗的花兒
開在同一的母枝上

她們常常在燈下商量
怎樣減輕父親的負荷 母親的煩忙
但是此刻她們都靜默無語
只讓書裡的智慧在眼前飛翔

致哥打丁宜瀑布

像一疋織錦 掛於機杼
像一道銀河 降自九天
不 那是你雄渾的生命
化成無數排空的流箭
不息的飛瀑啊 你震怒的雷霆

挾着宇宙永恒的潛力 你
趕向不見邊緣的時間
是什麼信念使你這樣飛迸
或只爲胸中的一點積郁難平
不息的飛瀑啊 你震怒的雷霆

大自然的驕子 你到底來自何方
從原始的森林 從深幽的泉穴
還是飛鳥難越的天池 爲什麼
從不曾聽到你埋怨這漫長的跋涉

呵 不息的飛瀑 你震怒的雷霆

當晨星從沐着露水的林間消隱

直到新月給你洒上一身銀輝

你不叫自己的腳步停住

那怕只是刹那的趑趄與回顧

呵 不息的飛瀑 你震怒的雷霆

難道世間沒有一處值得你的眷戀

使你這樣決絕地奔着向前

呵 生命的賦予就是衝迸

不能躊躇 更不該埋怨

不息的飛瀑 你震怒的雷霆

但是 你的震怒是爲了什麼

請你摒退身邊的人 細細地告訴我

金馬崙雜詩

山 徑

有人說小路如羊腸
這山徑比羊腸還凶險
有人說削壁如天梯
這山徑比天梯還高懸

一上竄 一回旋
一道淙淙的瀑布
一下降 一彎轉
一座紅紅的小橋

人走在路上
畏縮腳下無底的幽谷
鳥飛在天上
驚懼前面參天的峰巒

天 湖

你知道這湖水爲什麼這樣藍嗎
她曾經偷得海倫的眼波

你知道這湖水爲什麼這麼冷嗎
她原是維納斯芳魂的幻影

你知道這湖水從哪里來的嗎
它原是金莖千年的露滴

你知道這湖水爲什麼在空中嗎
爲了方便嫦娥偶然的沐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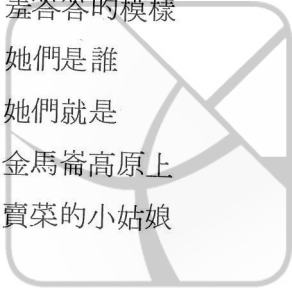
小藍花

小藍花開在山間
小藍花開在路旁
它含着清晨的露水
靜靜地吐着芬芳

誰理會這嬌弱的生命
它不值得人們的顧盼
然而 寂寞的小藍花呀
靜靜地吐着芬芳

賣菜的小姑娘

紅彤彤的臉龐
羞答答的模樣
她們是誰
她們就是
金馬崙高原上
賣菜的小姑娘



沒有人不對姑娘
投以親切的眼光
就像給那肥大的蘿蔔
逗起的喜悅一樣

你問姑娘為什麼這樣健康
請你去問那肥沃的土壤

你問姑娘爲什麼 這樣紅潤

請你去問那早晨的太陽

紅彤彤的臉龐

羞答答的模樣

她們是誰

她們就是

金馬崙高原上

賣菜的小姑娘



靈感的死亡

我的靈感死在辦公室裡
死在表格中 死在數目字里
如今我的豎琴已完全瘖啞
音符對我變成陌生的東西

我的天地就只有這狹窄的四壁
而生活是一個沒有門的牢獄
高貴的詩神永不再對我垂青
因為我的靈感已死在辦公室里

空中的約會

題蘇聯太空男女雙雄

銀河沉寂了許多日子
自從去年織女話別了牛郎
今夜哪裡來的人聲細細
從銀河東邊傳到了西邊

莫不是織女獲得王母的恩准
在這裡再會她心愛的牛郎
可是今夜不是美麗的七夕
而王母也絕不會改變她的專橫

那是誰擾動這亙古的寧謐
驚得衆星都探首觀瞻
連仙女們也頻頻耳語
一個個翩翩地步出廣寒

只覺得有光芒耀眼
兩點星輝映着銀河的波瀾
耳旁也聽見清晰的對話
但聲音不是天上所有 而應來自人間



越南組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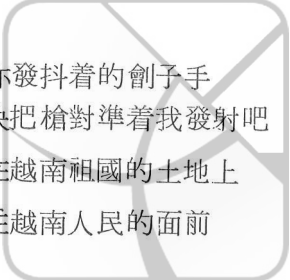
守衛兵

守衛兵站在異國的土地上
他的心想着遙遠的家鄉
那兒有四季如春的小屋
有綠水長年環繞着青山
還有那年青美麗的妻子
以及老邁而慈祥的親娘
還有那一連串歡笑的日子
以及別離時無限的辛酸

今夜 他站在陌生的土地上
冒着一身的疲憊與風霜
而在那四周無邊的黝黑裡
埋伏着恐怖 埋伏着死亡

不是爲了保家和衛國
不是出於自己的願望
然而他却在這兒守衛
守衛着罪惡 守衛着瘋狂

戰士的遺言



你發抖着的劊子手
快把槍對準着我發射吧
在越南祖國的土地上
在越南人民的面前

但不要繃住我的眼睛
我還要看一看
我的苦難的土地
和我的英勇的人民

而你 偽善的教士
不要用謊言沾污我的耳朵

讓我清楚的告訴你
爲國殺敵 並不是罪過

在這死亡之前的一刻
只有一件事令我痛苦
我太年青 不能報答
祖國對我的恩情



美國的母親

在紐喬治州，在美國
一個白髮蒼蒼好母親
於凌晨四點鐘
接到海軍總部的一通急電

通知她的兒子
那心愛的提帕
已犧牲在那遙遠的
越南南方的森林裡

——小引

她拿着電報的手在發抖
她不相信自己的眼睛

那些慣於說謊的老鷹們
會在這封電報里說出了事實

不 她不相信那會是事實
她的小提帕不會已經犧牲
他才十八歲呢 這小馬的年齡
死亡怎能降臨到他的身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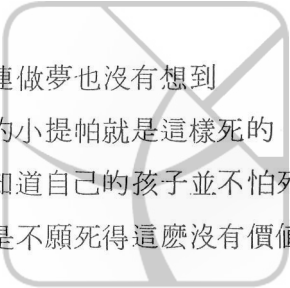
他是一個結實而又樂觀的青年
滿腦子有的是天真的夢想
他幻想着自己成爲一個科學家
爲人類做出最偉大的貢獻

他想着自己是一個醫生
爲貧苦的同胞們創造福澤
他又想着自己是一個詩人
寫出人類爲和平而奮鬥的史詩

他更想着自己是一個旅行家
橫過大西洋 橫過太平洋

到非州的森林去探險
到北京的故宮去觀光

這樣一個壯志凌霄的孩子
怎能這麼年青就把生命犧牲
而且死得那麼沒有光彩
死在英雄的槍下 做人民的敵人



她連做夢也沒有想到
她的小提帕就是這樣死的
她知道自己的孩子並不怕死
只是不願死得這麼沒有價值

那一天 陽光分外燦爛
空氣間洋溢着醉人的芬馨
百花怒放 綠草如茵
小溪快樂地把歌聲低唱

她像其他的母親一樣
帶着一分驕傲走進學校的禮堂

那兒正在舉行畢業典禮
她的提帕正在接受榮譽的獎狀

老師們向他勉勵和祝賀
同學們爲他熱烈地鼓掌
她發現自己的眼睛含着淚水
那不是悲哀 是過度的快樂

就在中學畢業的第二天
快樂的氣氛還沒從家庭消逝
他忽然接到入伍的通知
要他馬上到部隊宣誓

從此他離開美麗的故鄉
離開溫暖的家 和所有的親人
讓無情的戰艦把他帶走
漂流於驚濤駭浪的海洋

他終於被遣派到越南
那令人心傷而陌生的地方

在泥沼中 在森林裡
日日夜夜面對着死亡

他心中懷着無邊的空虛和恐懼
只好用書信向遠方的母親哭訴
「我不願死啊 當我看見伙伴的屍體
我就這樣的發誓

「我要活着回到故鄉去
回到親愛的美利堅祖國
我要熱烈地親吻你呀
媽媽 還有弟弟和妹妹們」

然而 提帕終於死了
死在傷心的越南的土地上
當他倒下去的時候
眼睛露着迷惑的神色

此刻 對着佈滿花環的新坟
她眼中沒有眼淚 有的只是憤恨的火焰

她不恨那打死提帕的異國人
她恨的是那些嗜於血食的老鷹

是他們害死他心愛的提帕
害死美利堅千千萬萬的青年
她一定要高舉反對越南戰爭的標語
從紐喬治出發 走到華盛頓 走到紐約



一九六七年五月四日

羅素戰犯法庭

「我們僅僅關心着人類，我
們正爲着人類而工作……」

羅曼羅蘭：「精神獨立宣言」

1

是誰叫你
發起國際戰犯法庭
審判——
約翰遜

賴斯克

麥納瑪拉

這些發動越南滅種戰爭的兇犯
是誰叫你呀

不老的老人

是那些

投在

學校和工廠的子母彈的爆炸聲

催促你嗎

是那些

投在

教堂和醫院的汽油彈的爆炸聲

催促你嗎

是那些

遍體傷痕的

孤兒的哭聲

催促你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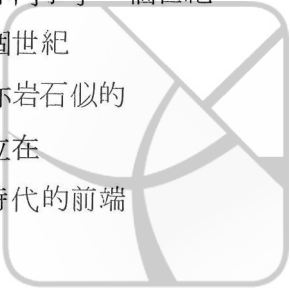
是那些

被埋葬於火海中的

鬼魂的號聲
催促你嗎
不老的老人

2.

爲了自由
爲了真理
你鬥爭了一個世紀
一個世紀
你岩石似的
屹立在
時代的前端



爲了和平
爲了正義
你無視於
群魔的暴跳
牢獄的掙掙 ①
呵 不老的老人
你人類的良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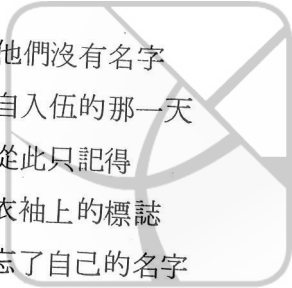
今天
在瑞典的國際戰犯法庭上
你的聲音
 像一陣驚雷
令戰爭販子們
 心胆俱裂
你的聲音
 像凱旋的吹號
鼓舞着全世界
 熱愛和平者的心
有着偉大的心靈的人是不老的
你聽羅素自己的豪語
「我的下半生
將爲人類和平而努力」②

註一：羅素曾在倫敦領導一次反核子武器示威
被判入獄一週。

註二：羅素於今年九十五歲誕辰時對新聞記者
說的一句話。

沒有名字

他們沒有名字
活着的時候
他們只有軍階
死去的時候
他們是一個數字



他們沒有名字
自入伍的那一天
從此只記得
衣袖上的標誌
忘了自己的名字

有名字的
只有一個人
那個把他們趕向死亡之國
並且記錄他們的名字的
威斯摩蘭將軍

梅 花

帶一身輕靈和秀逸

帶一身淡淡的清芬

選一個風雪的夜晚

悄悄地來到人間

經歷了五千年漫長的歲月

閱盡了多少帝王的興亡

在那些黑暗的世代里

以一身傲骨 抵抗着冰霜

今天 梅花以盈盈的笑靨

驚奇於世界的地覆天翻

明年 當她在瑞雪中蒞臨的時候

將讚嘆人間一片全新的氣象

二十世紀的陶潛

陶潛折腰

向二十世紀的督郵

爲了五斗米

爲了一錐地

陶潛依然是陶潛

但時代却不是東晉

沒有田園

沒有草屋

百貨商店的膠塑花

淘汰了籬邊的芳菊

鋼鐵廠排瀉出來的濃烟

燻死了岩上的青松

而「桃花源記」的稿費

也不够買一瓶洋酒
於是 陶潛折腰
向二十世紀的督郵



給小孩

我很想寫一首詩給你
每次拿起筆來又放下去
我怕那未老先衰的感情
會給你留下沉重的回憶

發霉的日子把青春腐蝕
過一年好像二十四小時
匆匆忙忙趕上公共汽車
昏昏沉沉寫呀寫着字

而在另一個世界里
活一天頂得上一個世紀
人們就像傳說的盤古王
用思想把新天地開闢

願你的生活中不再有嘆息

不再有引起失眠的記憶
高高興興走在勞動的隊伍中
活活潑潑高舉自由的大旗

一九六七年四月十六日



歲末感想

讓我們挺起胸膛
把英雄的歌高唱
要歌聲比火焰更熱烈
要歌聲比大海更雄壯

讓我們拋去舊日的憂悵
換上一身新的思想戎裝
而且準備豪邁的步伐
跨過明天生活的戰場

在那快將到來的日子里
理想的花朶將遍地開放
如果高山在前 就叫它讓路
我們要走向 升起太陽的東方

寫於丙午除夕

縫衣曲

一針又一針

一綫又一綫

這是絲與綢

這是綾與緞

縫一件晨褸

縫一件晚裝

一針又一針

一綫又一綫

要快地縫

要密密地織

織成一條龍

織成一隻鳳

紅的織成花
綠的織成葉
也織進青春
也織進幽怨



短笛無腔信口吹

火焰花

一棵樹 一棵樹
開滿着紅紅的花
就像青春的火焰
熱熱烈烈地燃燒

海 燕

穿過風 穿過霧
在茫茫的大海上
鼓着一身的矯健
撲向旭旭的朝陽

萬年青

沒有陽光
我仍生機蓬勃

沒有水份
我仍欣欣向榮
我呀 永遠年青
永遠強壯

市

暈眩於霓虹燈的閃爍
暈眩於聲浪的喧囂
我是誰
我是城市
我是瘋人院里的病人
我全身的神經
日夜抽痛着不停

某園

雨後的果樹
掛着串串的珍珠
怒放的胡姬
如蝴蝶翩翩飛舞

噴水池

沒有蛟龍

却有蛟龍的矯健

沒有彩虹

却有彩虹的輝煌

沒有火山

却有火山的爆發

沒有生命

却有生命的倔強

老 樹

你是不可摧折的

儘管經歷了多少年代

你以粗壯的枝幹

抗拒暴雨 抗拒狂風

呵 老樹 更因為你的根

紮得牢固 紮得深沉

雨 後

雨後的海上
波浪像水彩碟里的顏色
層次分明起來了

雨後的天空
雲霞像萬國的旌旗
隨風飄颺起來了

時 間

時間約你同她賽跑——
第一次她遠遠落在你後頭
她說 「親愛的 歇歇吧 」

第二次她把你拋在背後
你說 「親愛的 歇歇吧 」
「誰叫你不中用 」她道

後 記

「英雄讚」是我的第三本詩集，這本詩集，原定名為「獅城的傳說」，但有些朋友以為，這樣的書名，會使人誤會為一本故事書，自己想想，也不無道理，便決定改為現在這個名字。

這本詩集，在一九六四年曾印成油印本，分送給一些喜歡詩歌的朋友，當時原想有機會就把它出版，但也幸好沒有機會，否則將會後悔不已。因為這次重編這本詩集時，油印本中的作品，幾乎淘汰了一半。然而，這並不是說，收集在這裡的東西，自己都很滿意，後悔還將會有的，只是時間問題而已。古人有所謂「悔其少作」之說，而我却永遠寫着一些令自己後悔不已的「少作」。

平常我們所謂「英雄」，都是指那些在沙場上建立了汗馬功勞的風雲人物，但羅曼·羅蘭却把米蓋蘭基羅、貝多芬、托爾斯泰這些偉大的藝術家也目之為英雄，並為他們分別寫了三部出色的傳記，稱為三大英雄傳。因此，我們就把古今中外的一些偉大的藝術家如米開蘭基羅、貝多芬、海涅、裴多菲、希克梅特、屈原和魯迅當作英雄而加以禮讚。

66

這本小冊子所收集的是「土地的話」出版以後十年來斷斷續續所寫的詩篇的一部份，因為時間長，種類也相當複雜，但主要不出抒情和即事兩種，在抒情詩部份，如「金馬崙雜詩」中的「天湖」、「短笛無腔信口吹」中的「某園」和「雨後」等篇，都是屬於個人技巧的練習，相當於音樂的練習曲，完全談不到什麼內容，請讀者們不必深究。至於曾經引起一場頗熱鬧的爭論的「靈感的死亡」，以及「金馬崙雜詩」中的「小藍花」，却是屬於發洩一時的情緒的戲作，這些都不足為訓的。

我自己比較喜歡的倒是那些即事詩，不過，即事詩如果寫得淺陋，往往有事過境遷，便成為明日黃花甚至不知所云之感。像漢代樂府詩的某些充滿現實主義精神的篇章，以及老杜的「三吏」、「三別」，白居易的「秦中吟」和「新樂府」，實非有感天地而泣鬼神的大手筆不能竟其功，而我自己的即事詩，像「獻給阿非利加」以及「英雄讚」中的「希克梅特」，恐怕讀者們看了會感到不知所云。「獻給阿非利加」寫於魯孟巴領導剛果宣告獨立的時候，當時，從報章上獲悉，許多居留於剛果的歐藉人士，因感於剛果政府的政策對他們不利，紛紛乘船回國，甚至因痛於既得利益的喪失和所受的屈辱，悲極而泣者也有之。至於「希克梅特」那

一篇，却感於當時土爾其人民反對的極權統治而引起的一連串的暴動。即事詩寫到需要對其歷史背景作注解，也就証明詩的本身是如何的淺陋了。

話說回來，過份的自讚和自謙都是不好的，過份的自讚，自然屬於狂妄，而過份的自謙，也難免流於虛偽。所以，我想最好還是赶快打住，讓讀者們自己去做最公正的評價。

一九六八年五月卅日



郭 福 成 有 限 公 司

新加坡小坡二馬路域多利亞街門牌三百一十一號至三百十三號

電話：三二一一三及三二一一二

QUEK HOCK SENG CO., LTD.

Nos. 311 & 313, VICTORIA STREET,

SINGAPORE.

Telephone: 32113 & 32112



蘭錫自產 · 粉茶雀金
津生神培 · 正純味氣



粉茶等上標雀金蘭錫

代理新加坡煙草公司
規壳煤油公司
施務露金雞鐵樹酒
自辦歐亞罐頭食品中
西美酒新金山上等麵
粉糖米豆油一切京菓
雜貨批發



速簿商會英打中
記記話字英
班班業班語班文

13-B, MACKENZIE ROAD,
SINGAPORE, 9.
TEL: 3 4 6 1 4

堅強印務有限公司

KIN KEONG
PRINTING CO., LTD.

新加坡芽籠十七巷門牌七號
7, Lorong 17, Geylang Road,
Singapore
TEL: 443668

星洲書局

SIN CHEW BOOK STORE,

新加坡大坡大馬路一八七號
187, South Bridge Road,
Singapore, 1.

電話: 70614, 72265

合眾文教用品社

UNITED BOOK STORE

新加坡阿裕尼住宅區
貝沙蘭克里林四百六十四號
464, Pesiaran Keliling,
Singapore, 13.

湖 船 划 天 春

地勝樂康之會友工友工業新興
美優緻景 雅幽環境

。處消暇之閒而為工友區工業是特

。遊覽前往人士眾公亦歡迎

地點

及學校園育區工業裕
。畔河裕之面後利巴

司公限有合聯海外

商口出入品藥

OVERSEAS UNION CO LTD.,

藥大名兩日本代理總

靈通鼻

音佳帶來患者症鼻給。藥特效世稀日本為

膏樂痔

效見即刻之後。半小時。症痔瘡帶熱根治

社會株式藥製之：廠製造

司公限有合聯海外：代理總

No.36, Lorong 36, Geylang Rd, Singapore, 14.

Tel: 498918 & 499708

大 華 印 務
MAJESTIC PRINTERS

450, LENOKOK BAHRU ,

TEL: 644510

堃 立 公 司

KOONEX & COMPANY

349, KALLANG ROAD

SINGAPORE, 12

TEL: 28520 361887

林瓊先先生著作三種

教學雜誌

本書收集教育論文及隨筆二十篇，爲著者從事教育工作經驗的成果，對兒童心理及教學方法皆有精闢的分析和見解，適合一般中小學教師參考。

青年書局發行
每冊定價九角

並蒂蓮

這是著者從事詩歌創作十餘年的第一次詩集，共收集抒情詩六十二首，感情真摯，形式優美，另具一種溫馨的風格。

東方文化企業有限公司出版
每冊定價八角

永恆的記憶

本書爲著者繼「並蒂蓮」之後出版之另一種文藝創作，內收集散文廿六篇，抒情記事，流暢明澈，可作爲學生作文的範本。

青春出版社出版
每冊定價八角

◀ 女界佳音 ▶

一技傍身 終身受用

一般婦女爲了一技之長

固然要學

職業婦女爲了心愛新裝

更加要學

請到：新加坡芽籠律四五五號

南洋女子縫紉學院

電話：四四一一〇四

廠 刷 印 虎 猛

TIGER PRESS



Sin Poh (Star News) Amalgamated Ltd.

1-3, Lim Teck Kim Road,

Singapore, 2.

Telephone 79220

竭誠歡迎	諸商惠顧	價格從廉	交貨迅速	墨色艷麗	鉛字新穎	簿冊單據	仿單傳單	彩色商標	書報刊物	中西印件	本廠承印
------	------	------	------	------	------	------	------	------	------	------	------





本書作者已出版著作

- 自然的頌歌
- 土地的話
- 鼓舞
- 中古詩歌論叢
- 談談詩歌創作



封面題字：柳北岸